

佛风满山

峨眉绵延千里，主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，属邛崃山余脉，东临岷江，北依青衣江，南眺大渡河，伟岸挺拔，尽享山川形胜，有“蜀山第一”之称。

嘉绒传奇

透过树隙的蓝天晴朗无云，太阳还没有照射到幽幽的山谷，早起的鸟儿扑打着翅膀，灵巧地穿梭翻飞在枝头间。

哨所响起二胡声

他演奏得很投入，可以说是旁若无人，半眯着眼睛，头随着节拍摇曳，右手拉弓快慢震颤自如，左手象只欢快的小鸟在双弦上跳跃。



康巴周末

【第1064期】

封面

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杨燕 图片总监:廖华云 版式设计:边强

5

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· 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

一幅唐卡，气象万千；濡染之下，七彩璀璨。

唐卡作为藏族独特的绘画形式，有着上千年的历史，凝聚了人们对美好、幸福的向往，蕴含了中华文化的美学和智慧，是艺术的瑰宝。

画一幅唐卡，以天然矿物、植物为原料，度量精确、线条流畅、配色协调……需要经过极为复杂的一道道工序，需要静下心来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光打磨。

自从拿起画笔那一天，泽批就知道自己再也无法轻易放下，他将两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噶玛嘎孜画派和勉萨画派完美糅合，独创噶勉画派，成为涉藏地区知名的唐卡大师。

学画41年、授徒400余人，泽批以笔尖游走毫厘，蘸着人生的七彩作画，不仅是笔和颜料的堆砌，更是情感的流淌，是岁月的印记，也是心灵的抒发。悠远时光在画布上灵动，他的人生梦想在指尖绽放。

全媒体记者 陈杨 谢臣仁 文/图

噶勉唐卡工坊

噶勉唐卡，将两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噶玛嘎孜画派与勉萨画派完美糅合。凭借其卓越的融合技巧，使得噶勉唐卡作品不仅具有无可估量的艺术价值，更散发着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魅力，触动人心深处，让人们在欣赏的同时，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震撼。

- 工艺种类: 噶勉唐卡画派
- 产品种类: 唐卡, 唐卡文创
- 工坊规模: 45人
- 主理人: 足麦郎卡
- 工坊地址: 麦宿镇政府背后手工艺产业园区



藏艺匠心

中国藏族传统手工艺之多麦信纪实

笔尖毫厘 以人生的七彩作画

壹 画出有生命的画

从事手工艺的人，生活简单至极，黎明开工，黄昏打烊。

在迷离的晨光中，沿着阶梯拾级而上，走向泽批的噶勉唐卡工坊，让人好似穿越在时光隧道，在赶赴一场久远的约会。

门开着，泽批正在整理画架。“当手上掌纹能够看清，我就要起床画唐卡了。”多年前在老师唐拉旺那里学习时养成的习惯，他足足坚持了几十年。他笑着与我们握手，手上的颜料粘在我们手上。他忙不迭地拿手帕给我们擦拭，我们笑着说：“这是沾唐卡大师的光，我们都仿佛有一种艺术气质了。”

“我哪是大师哟，就是一个画画的。”泽批谦逊地说。

把沾满颜料的手对着阳光，让人看到一片焕彩，就如泽批的唐卡人生，七彩斑斓。

1962年，泽批出生于德格县麦宿镇贡空村一户贫困农牧户。家里十口人，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。

“工分儿工分儿，社员的命根儿。”那是人民公社时期，泽批家小孩多、劳动动力少，因此家里每年挣不了多少工分，生活相对其他家庭要困难得多。

泽批腿有残疾，先天不足。正是这样一个残疾之人，后天却给了他丰厚的馈赠，那就是唐卡艺术。

8岁时，泽批第一次在村里见到电影，电影里的画面让他久久不能忘怀。于是，他用木炭把电影里的人物、汽车等画在家里的墙上，又在其他空白的地方画上自己喜欢的牛、马等动物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绘画的兴趣便一发不可收拾。放牛时，即使没有合适的工具作画，泽批也要用白石子在黑石头上画画。“每时每刻我都想画，只要看见有空白的地方我就想画画。”青涩少年的心里激荡着热情。

17岁时，同村的勉萨唐卡大师泽贡收泽批为徒，泽批正式开启唐卡绘画之路。“那时，我很开心，也很兴奋和激动。过去因为腿残疾，不能帮家里劳动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废人。画上唐卡，能给家里减轻负担了，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”泽批说，唐卡对于他来说，有着与其他绘画者不一样的意义，“唐卡给了我一条新的生命。”

经过3年的学习，泽批充分领略了勉萨唐卡的精髓。20岁时，他又拜师涉藏地区著名的噶玛嘎孜唐卡大师唐拉旺旺，开始学习噶玛嘎孜唐卡绘画技艺。

此时的泽批家条件仍然非常不好，甚至买不起一支作画的铅笔。睡觉也是借住在别人家里，那时没有电灯，也怕打扰到别人休息，他不得不放弃晚上画唐卡的想法。漫漫长夜，他都会醒来很多次，不断思考老师讲解的每一个步骤、每一个细节。当掌纹能看清，他就要起床开始画唐卡了，时间久了，就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习惯。

由于条件有限，泽批和师兄们好几个人挤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画唐卡。后来，泽批选择了在室外画唐卡。身在室外，在休息之时，山川入眼，云彩拍打山巅，风在山谷里奔跑，看站在山巅的雪，正在化身水奔往低处。泽批感觉自己与大自然浑然一体，胸格外开阔，对唐卡技艺也有了新的理解。

笃行不息，泽批画功得到飞速提升，且与老师唐拉旺旺心有灵犀。每次画完唐卡需要老师指点，泽批都要用一块小石子扔在老师的房门上，老师就会在二楼用绳子拉开一楼的门栓，让泽批进来接受点拨。久而久之，正当泽批要扔石子时，门已打开，老师唐拉旺旺已笑盈盈地望着自己。

又经过两年的学习，泽批出师，成为当地少有的熟悉噶玛嘎孜画派和勉萨画派画法的唐卡画师，他凭借其卓越的融合技巧，把两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噶玛嘎孜画派和勉萨画派完美糅合。

噶玛嘎孜画派的风景描绘技艺，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树木、岩石栩栩如生，色彩层次丰富多变，淡雅与浓重交织，令人陶醉。勉萨画派的人物描绘风格，则为画面注入了细腻与华丽的灵动，人物服饰纹理细腻入微，神态生动逼真，仿佛能引领观者穿越时空，与古人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。这种艺术历史的交融，使得噶勉唐卡作品不仅具有无可估量的艺术价值，更散发着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魅力。

“每一幅唐卡都是有生命的，都需要画师精心绘制，长时间酝酿。每一次创作都是与故事里的人物进行对话，只有完全找到契合点，才能画出心中的好作品。”唐卡赋予泽批“新的生命”，泽批也画出有生命的画。泽批对唐卡充满温情与敬意，他画的唐卡丰满而立体，创立的噶勉画派唐卡已被认定为甘孜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贰 让更多的人成为自己

在麦宿镇手工艺产业园区，噶勉唐卡工坊置于最高处。

跨进工坊大门，一楼是食堂，几名正在收拾当地村民那里购买的虎掌菌，为午饭做准备。顺着食堂左边的楼梯来到二楼，学生分成两排盘腿坐在坐垫上，蘸取染料，勾线、上色，埋头用笔静静地画在画布上作画。

泽批在学生的搀扶下行走其间，或嘉许肯定、或精辟点拨、或落座示范，用言传身教传道授业。

从1983年起，泽批开始正式招收学生。以往，泽批也有收徒的念头，但总觉得自己技艺不精，怕误人子弟。随着技艺的精进，泽批有着自信能教好学生，收徒授业水到渠成。

泽批收徒源自于宗萨寺的壁画修复。1983年，作为麦宿少有的唐卡画师泽批接到宗萨寺的邀请，请他修复寺内的壁画。由于需要修复的工程量大，于是他寻找了12名有绘画基础和绘画天赋，且愿意学习的当地村民，带领大家边学边画。不仅圆满完成工作任务，还增加了大家的收入。

“通过学习唐卡，能够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。”在泽批看来，通过学习唐卡实现“养家糊口”并不是上不得台面的事，作为人，首先是生存，然后才是生活，才能去追逐梦想。

出身贫寒，泽批对有着同样经历的学生特别照顾，他招收学生的标准是：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架，要严格遵守校规；家中贫困、小孩多有残疾人，优先录取。

2017年，在德格县委、县政府支持下，以“扶贫车间”的模式在麦宿建起了众多工坊，泽批的噶勉唐卡工坊也在这时建成，他将画室从自家拥挤的藏房搬到这里。有了宽敞的教室，更利于他教授学生，学生也逐年增加，泽批办的“唐卡学校”每年平均都有20名学生来学。画室免费提供中午的饭菜，下午供应免费大茶。2019年以后，由于学生较多，画室也只是象征性收取学生每天10元的生活费，学费仍是全免。2024年，每期能有40名学生在泽批这里学习唐卡绘画。

从1983年收徒授业至今，泽批免费培养近400名贫困村民、残疾人员和各族群众等成为唐卡画

叁 在传承中迸发力量



泽批给学生讲解唐卡绘画颜料。

在噶勉唐卡工坊靠里的一间小屋，窗下横放着一张藏床，藏床上的藏毯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藏床前放有一架电炉，方便烧水和取暖。这里，就是泽批每天工作的地方。泽批就在这里选择画布、铺底色、描银铺金……

天暮落日，地理落叶，时光就是片段。月亮白了，霜会变成雪。几十年的时光拢在一起，就是一幅唐卡。

唐卡学习有很多阶段，仅“白描”这个阶段就有十几个关卡要过，然后是“上色”，过四关，再有“勾金”“估量”和“开脸”，最后画毕业唐卡，才算一个系统的结束。以“白描”为例，每幅画要画10张，并且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，画一幅吉祥图案得一周多的时间，一般学生要两三个月才能过一次关。从“起稿”“上色”“勾线”“描金图案、背景”等技法，再到“估量”“开脸”，直到“唐卡”完成，正常情况下，一位唐卡画师要经历5年学习之后，才能合格毕业。这一套唐卡学习程序，连同噶勉唐卡画派的所有技法，泽批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每个学生。

完成这一整套唐卡教学，平均

师。除了教授麦宿村民，他还把技艺传授给来自天南海北的人。他的学生不仅遍布涉藏地区，而且在湖北、广东、成都等地也有大量学生，甚至在新加坡等国外都有其学生。出师后的学生口碑好，能够独当一面，不少学生还成为了甘孜州州级非遗传承人。

今年已经34岁的根秋多吉，是麦宿镇卡沙村人，自2016年在工坊学习唐卡绘画。由于家里缺乏劳动力，全家一直过得特别艰苦。学习三年后，工坊每年发给他的工资达到5万多元，按理要五年学成后才有工资，可泽批提前给他发了工资。在学生心里，泽批老师是天下最好的老师。工坊致力于改变当地农牧民单纯依赖本地生态资源谋求生存的现状，为农牧民生活的收入来源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，为那些完成了自身学业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。2022年，泽批被评为“甘孜好人”。

泽批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有商人邀请他前去合作，但即便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，仍被他果断拒绝。北京一所大学邀请泽批前去做半年老师，也被他婉言谢绝。他说：“虽然在这里收入很少，但我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”说去说来，他还是放不下他的学生。

“让更多的人成为自己”，泽批从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大师，他对自己定义：“我只是一名平凡的民间手工艺人，但我可以教会他们唐卡绘画，掌握了这门手艺，就能凭努力养活自己和家人。”每次教育大家，泽批都以自己为例，给大家说，现在的国家政策这么好，大家要努力学习，学好这一门养家糊口的技艺，最起码能够养活自己。

泽批总是把自己的学生时刻放在心上。噶勉唐卡工坊旁边的住宿楼已经开始内部装修，今后离工坊较远的学生，就不用担心住宿的问题了。“学生通过唐卡绘画能过上好生活，我才开心。”这是从贫寒困苦中走来的泽批朴素的心愿。



足麦郎卡正在绘唐卡。

要的事要和他商量。父亲问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儿子说：“我想画唐卡。”父亲接着说：“让你做你喜欢的事，我需要个传承人。”儿子说：“好的。”寥寥几句，直击心灵，同符合契。

尼采说过一句话，学习的乐趣总是赋予那些尚处于入门状态的学习者。无论是对于任何兴趣爱好，人们在刚开始接触时总会觉得充满趣味，这是人们愿意开始学习一门学问的原因。然而，掌握一门学问的过程往往是枯燥和艰辛的。学习到第三天，足麦郎卡就坚持不下去了。泽批对他说道：“你什么时候想继续画就告诉我。”

在以后的学习中，足麦郎卡也有想过放弃，也曾“逃”到县城躲避，但泽批都没埋怨和责备过他。18岁时，家里已有发电机，每天晚上父亲都要发电画画，足麦郎卡被父亲这种坚持所感动。“当时我就对自己说，我也要坚持。就这样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”足麦郎卡说。

对于传统和创新，足麦郎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他认为创新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实现。对于未来和传承，他要学习父亲，帮助更多的人，这样才能让自己快乐，同时，他要把父亲的故事讲给世界。

现在泽批的大孙子仁青达伟已到读书的年龄，泽批希望他能好好读书，学成归来后，还能传承这门技艺。泽批“自私”地说：“我希望这门技艺子子孙孙能够传下去。”

徒弟也有了徒弟，技艺后继有人，这让泽批很高兴。他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把技艺传承下去。在他心中，传承的力量，除了薪火相传的一脉相承之外，更重要的还是要星火燎原的连点成面。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教授更多的徒弟。

面朝雪山，传承唐卡之美；穿越时光，留恋指尖艺术。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世界，泽批选择做唯一的自己，对故乡抱有责任，对艺术抱有坚守，不随波逐流，以唐卡为媒，在指尖绽放梦想。